

# 追梦作家 和平使者

## ——记巴西作家保罗·科埃略

张方方

“世界掌握在那些有勇气凭借自己的才能去实现自己梦想的人手中。”2014年7月，习近平主席在巴西国会发表演讲时，曾引用巴西作家保罗·科埃略《牧羊少年奇幻之旅》中的这句话。

科埃略被很多媒体称为“拥有最多读者的拉美作家之一”，其作品被翻译成80多种语言，在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版发行，其中仅《牧羊少年奇幻之旅》的销量就达到6500万册。他曾荣获法国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巴西里约布兰科骑士勋章及国际安徒生奖等诸多奖项。今年正值《牧羊少年奇幻之旅》出版35周年，巴西邮局将于4月份发行纪念邮票。

### “恰恰是实现梦想的可能性，才使生活变得有趣”

1947年，科埃略出生于巴西里约热内卢，曾担任编剧、剧场导演和记者。他喜欢在阳光灿烂的科帕卡巴纳海滩漫步，喜欢城市的街道和环球旅行。他的作品整体体现出热爱生命、探索生活的态度，传递着为梦想而奋斗执着的精神。

以《牧羊少年奇幻之旅》为例，作家以精炼的语言、天马行空的想象和富有哲理的叙事手法，讲述了牧羊少年圣地亚哥的一段奇幻之旅：圣地亚哥由于反复梦到埃及金字塔附近埋藏有宝藏，毅然决定卖掉自己的羊群，为了看似飘渺的寻宝之梦踏上前往远方的旅程。他跨越海洋，穿过沙漠，历经无数奇遇。当最终抵达无比向往的金字塔时，却发现宝藏就埋在最初牧羊时过夜的教堂里。

这是一部具有象征意义的作品。梦想何其可贵，面对梦想，人们是否有足够的勇气去追逐？牧羊少年敢于放弃日复一日的熟悉场景，踏上寻找梦想的未知旅途。或许前路漫长艰辛，或许远方金字塔下并没有埋藏宝藏。不管最终是否实现梦想，美好的事物早已在来时的旅程中悉数馈赠：这一路，我们看过风景，经历风雨，收获成长，最终体悟到生命的含义——“生活永远是，也仅仅是我们现在经历的这一刻”。科埃略以文字激励读者用爱与力量去坚定追梦，迈向自我发现和心灵成长的人生旅途。正如他所说：“恰恰是实现梦想的可能性，才使生活变得有趣。”

《维罗妮卡决定去死》是科埃略继《牧羊少年奇幻之旅》后又一部探讨生命意义的佳作。故事讲述了对平凡生活失去兴趣的维罗妮卡在决定放弃生命时被送到维莱特精神病院，在那里，医生通过注射药物造成心脏病发作的假象。在误

以为自己时日无多的情形下，维罗妮卡冲破世俗偏见，去尝试以往从未敢想敢做的事情。主人公领悟到生命终有意义，要学会“沿着自己心灵和眼睛中的欲望之路前行”，以“每活一天都是一个奇迹”的心态面对人生。维罗妮卡自我觉醒的生命之旅，同样启示读者，要直面人生，珍爱生命。

科埃略崇尚简单的生活方式。在他看来，“简化生活不是指变得肤浅，而是变得直接，抓住事物的本质”。面对各种文学奖项的青睐，科埃略并没有被声誉所累，他写信“‘成功’就是做好自己”。他的人生经历正如其作品《朝圣》中所描述的那样，朝着目标一步一步一个脚印前行，用心去理解不同的事，认识不同的人，用笔写下心中的梦想。科埃略对人生的睿智思考，为很多读者点亮前行路上的一束光。

### “当我们有爱的时 候，总是希望自己变得更好”

巴西文化多元，欧洲文化、印第安文化和非洲文化等在这片热土上交融，铸就了特色鲜明的社会文化传统。科埃略的作品凝聚着对多元文化的认同和温暖的人文关怀。例如，《牧羊少年奇幻之旅》便是受到《一千零一夜》里《一梦成富翁》和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双梦记》的启发：圣地亚哥来自远在欧洲的西班牙；贯穿他逐梦历程的撒哈拉沙漠、埃及金字塔，则是非洲元素的代表。

科埃略善于从历史典籍和传奇故事中汲取灵感，以丰富的想象构筑出充满幻想的文学世界。他的作品关注个体命运及其生存状态。从《牧羊少年奇幻之旅》中历尽千险、追求梦想的少年圣地亚哥，到《我坐在彼德拉河畔，哭泣》中为爱舍弃一切的少女皮拉尔，再到《维罗妮卡决定去死》中摒弃偏见、保持个性的“精神病患者”维罗妮卡……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迸发出震撼人心的力量，唤醒读者关注个体价值、尊重并关怀他人。

对科埃略来说，“爱是最高形式的正义”。他笔下的爱涵盖了爱情、亲情、友情，蕴含着对祖国、对世界和对全人类的博爱。正如《牧羊少年奇幻之旅》中出现三次的“世界之魂”，就是用爱铸造的力量：“我们居住的地球是好还是坏，全取决于我们变好还是变坏。这正是需要爱发挥力量的地方，因为当我们有爱的时 候，总是希望自己变得更好。”

科埃略致力于为巴西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服务与救助，并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担任跨文化对话和精神聚合论

坛的特别顾问。他认为，不同国家间应该尊重彼此差异，同时需要相互理解。他倡导尊重文化多元，搭建沟通桥梁，为不同国家的民众开展交流合作创造机会。2007年，科埃略被任命为联合国和平使者。

### “我要努力推动搭 建巴中友谊之桥”

科埃略与中国的文学缘分由来已久。他从小便喜爱中国文学，幼时母亲送给他的《中国神话故事》，激发了他对东方古国的无限向往。科埃略熟识老子、孔子等中国古代思想家的经典作品。在他看来，这些经典构建出中国人民勤劳智慧、富有创造力的诗意形象。他也非常欣赏中国电影，因为“它们有独一无二的、不同于好莱坞的独特的讲故事方法”。

科埃略曾经到访北京、南京、上海等地，近距离了解中国的历史与文化、发展与进步。当得知习近平主席引用自己书中的话时，他欣喜地感叹道：“尽管巴西与中国地理上相距遥远，但我们的心灵距离很近。我要努力推动搭建巴中友谊之桥！”为了与中国读者更好地交流互动，科埃略还特地在中国社交平台开设账号，分享自己的人生与文学思考。

巴西人说，友谊就像葡萄酒一样，时



间越久越好。中国和巴西远隔重洋，但浩瀚的太平洋没能阻止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进程。近年来，中国与巴西文化交流日益密切。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与优秀文化通过一部部经典作品传递给巴西人民，很多巴西文学作品也被翻译引进中国。在科埃略之外，若热·亚马多、马沙多·德·阿西斯·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等作家的作品也被越来越多的中国读者所认识和了解。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文学，是人类智慧凝结出的美丽花朵。文学作品的译介与交流，丰富了人类文明宝库，促进了文明交流互鉴。它是一把“金钥匙”，打开了各国人民相互理解、守望相助的通道，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注入源源不断的希望与活力。这也正是科埃略以文字追逐梦想，用一部部作品倡导多元文化交流的意义所在。

（作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学院副教授、葡语系主任）

图①：保罗·科埃略《牧羊少年奇幻之旅》。

图②：保罗·科埃略《我坐在彼德拉河畔，哭泣》。

图③：保罗·科埃略。

底图：巴西科帕卡巴纳海滩。 图片均由张方方提供



# 大江健三郎文学译事略记

翁家慧

1994年10月，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仅在日本引起轰动，也受到中国读者更多关注。他的许多作品，如《个人的体验》《万延元年的Football》《被偷换的孩子》等被译介到国内，为读者所认识和了解。

由中国翻译家许金龙担任主编的《大江健三郎小说全集》，是一项正在进行的重点翻译项目。全集共36卷，其中多部作品是首次译介到国内，人民文学出版社即将发行第一辑共计13卷。我也参与了这项翻译工作。日前获悉大江健三郎去世的消息时，我正在着手翻译他的《告诉我如何幸存于我们的疯狂》一书。悲痛之余，不免回想起有关他的二三“译事”。

回首大江健三郎的创作史，他对于侵略战争的反思、对客观历史的捍卫和对人类和平的追求，令他的作品散发着超越时代和国别的正义力量。他与中国文学的深厚渊源，与中国作家和读者之间的美好情谊，亦弥足珍贵。

### 反对军国主义 主张世界和平

1935年，大江健三郎出生于日本爱媛县。目睹日本侵略战争失败、经历战后国家转型，对作家的创作之路产生了深切影响。20世纪50年代，20多岁的大江健三郎以自己的体验为基础，创作了《奇妙的作品》《饲养》《摺去病芽，勒死坏种》等作品。

1963年，大江健三郎的长子出生，却不幸患有先天性脑瘫。同年6月，大江前往广岛采访原子弹爆炸受害者。亲历一系列悲惨遭遇，大江健三郎的文学轨迹发生了变化。如何与身患残疾的儿子共同生活？如何以核爆受害者的经历为鉴，反思核战争？他开始更加注重将个人体验与时代主题联系在一起，引导读者在体验个体苦难与艰辛的同时，思考战争与和平的宏大命题。他于翌年发表小说《个人的体验》，并从10月起在《世界》杂志连载随笔《广岛札记》，引发日本社会对核危机的广泛讨论。1965年，岩波书店出版《广岛札记》单行本，至今畅销不衰。该书还被翻译成多种语言，成为各国读者理解核危机与人类困境的一本必读书。

之后，大江健三郎更加深入地展开社会调查，倾听民众声音，审视历史问题。1970年，他出版了与《广岛札记》并称姊妹篇的随笔集《冲绳札记》，深刻揭露太平洋战争末期日本军队逼迫冲绳岛民集体自杀的罪恶，呼吁对战争罪行进行反思。大江健三郎还创作了多部反思战争、希冀和平的小说作品，1979年发表的《同时代的游戏》与1986年出版的《致令人怀念时代的信》两部长篇小说都是其中翘楚。

在1994年12月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上，大江健三郎发表了题为《我在暖昧的日本》的演讲，直指日本用暖昧的态度粉饰、否认侵略历史。他说道，“作为曾践踏了亚洲的侵略者，他们染上了历史的污垢。而且，遭受了人类第一次核攻击的广岛和长崎的那些死者们，那些染上了放射病的幸存者们，那些从父母处遗传了这种放射病的第二代的患者们……也在不断地审视着我们的道德观念。”他表示，愿与自觉和诚实的作家们站在一起，对日本侵略行径进行赎罪，从内心深处祈求和解。

终其一生，大江健三郎展现出一位杰出作家的社会良知。他在创作中坚持文学的批判性，以反战、反核、反思日本侵略罪责为重要主题，体现了为弱者呐喊的人文主义思想以及始终关注人类命运的忧患意识。这种高度凝练的哲思与繁冗复杂的文体相互交错，形成大江健三郎作品的独特魅力。

### 结缘中国文学 促进民间友好

大江健三郎称自己是“对中国近现代文学怀有深深敬爱之情的作家”。他对中国文学的钟情，与中国作家、青年朋友之间的交往，促进了两国文学交流和民间友好。

2000年9月，大江健三郎应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之邀来到北京。他在演讲中提到，自己首次访华是1960年夏天，当时他是访华日本作家团中最年轻的成员。他们受到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接见，还见到了老舍、巴金、茅盾

等知名作家。在大江健三郎看来，中国现代作家不懈努力，是出于对这片土地和民众的热爱，对国家命运的强烈使命，他深深感动于此，并对中国文学抱有热切期望。他还饶有兴趣地回忆起自己与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们畅谈中国文学，从鲁迅谈到当代小说家和诗人，“能够如此愉快地谈论自己非常喜欢的文学话题并忘却时间的流逝，除了青春时代以外，我想不出还有别的例外”。

那次访华期间，大江健三郎曾短暂访问北京大学。时任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迟惠生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严绍澍与他会面。据严绍澍回忆，这次会面时间虽短，但因在场人少，反而谈了很多。他对大江健三郎的印象是“谈谐并不锋利，但意义明确，态度诚恳，心胸很是坦荡”。

2009年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中国外国文学学会联合主办的第七届“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评选结果揭晓，大江健三郎的作品《优美的安娜贝尔·李寒颤颤栗栗逝去》入选。为参加颁奖典礼，他第六次访华，并在北京大学做了题为《真正的小说是写给我们的亲密的信》的演讲。大江健三郎称，这次演讲是他“晚年最重要的一次演讲”，为此精心准备并三易其稿。在演讲中，他回顾了自己阅读鲁迅文学的历史，坦言自己的处女作《奇妙的工作》曾受到鲁迅短篇小说《白光》的启发。

当时，我已留校任教，为大江健三郎担任口译员。最令我惊讶的是，在这篇中文不足八千字的演讲稿中，他竟全文引用了鲁迅的《希望》，并多处插引“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演讲时，他饱含深情，用日语朗诵日本学者竹内好翻译的《故乡》、《白光》与《希望》的片段。他说自己已默诵《希望》多年，牢记于心，前一天访问鲁迅博物馆时还曾默诵过。这不由令我这个口译员惭愧——我并不能准确背诵《希望》全文。幸亏将《鲁迅选集》带到会场，我当场翻开朗读，才顺利完成这次不寻常的口译工作。时隔多年，回想当时的情景，赧然之外，更不由得感佩大江健三郎对中国文学用心之深。

大江健三郎作品文体多样，数量庞大。移译之事，可谓工程浩大。对我来说，译事之难，重点就在开头。长句层层叠叠，互文性文本此起彼伏，如同一道道沟壑横亘于我和作品之间。我每次都要鼓足勇气，做好被不断否定的心理准备。但正如与大江健三郎结下深厚友谊的中国作家莫言所说，“他的声音是我们这个世界上令人头脑清醒的声音，他的作品也是能让我们的心智变得冷静和健全的‘醒世恒言’”。我愿尽己所能，以译笔传承大江健三郎作品中闪烁的人文主义光辉，促进中国读者更好地理解与思考他的作品。

（作者为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副教授，曾翻译大江健三郎随笔集《广岛札记》及学术传记《大江健三郎传说》）

# 走进俄罗斯套娃的故乡

肖新新

### 旅人心语

莫斯科东北方，数座古老城镇环绕成圈，组成“金环小镇”。这条著名的历史文化线路吸引着大量游客参观游览。其中，谢尔盖耶夫镇距离莫斯科最近，它面积不大，人口仅10余万。小镇风光如画，建筑风格独特，保有诸多乡村传统建筑，也是俄罗斯民间艺术品木套娃的故乡。

漫步小镇，一栋栋原木搭建的俄式“木刻楞”民居随处可见。这些被木质篱笆和满院花草环绕的小屋，在大城市甚至附近的乡间都已鲜见，木刻楞的传统风情将未来客氤氲在质朴浓厚的文化气息之

中。行走间，不少私人博物馆跃入眼帘，浑然天成的澄蓝底色，将外墙的白色画框和边饰映衬得亮丽动人。粉红、朱红、天蓝、湖绿……沿途一座座极具俄罗斯民族风情的建筑用色广泛，着色细腻精巧，偏好对比浓烈。

谢尔盖耶夫镇最为著名的景点——谢尔盖圣三一修道院始建于14世纪，经过数百年的不断扩建、改造，形成了风格多样、古朴雄浑的建筑群，在俄罗斯建筑设计史上具有重要影响，堪称俄罗斯建筑艺术的瑰宝。院内藏有15世纪至19世纪的大量珍贵艺术品，充分反映了俄罗斯民族的创造力和艺术天赋。1993年，修道院建筑群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沿着小镇向西南方向行驶10余公里，一座宁静怡人的庄园令人眼前一亮。这便是有着“19世纪俄罗斯绘画艺术插

篮”之称的阿布拉姆采沃庄园。庄园原主人是作家阿克萨科夫，他在这里创作了《渔猎笔记》等文学作品，作家果戈理、屠格涅夫和演员谢普金等俱是庄园常客。阿克萨科夫在写给屠格涅夫的信中说，“我需要的一切都在这个美丽宁静的小角落里”。果戈理也曾于此长住，并审阅了《死魂灵》第二卷的章节。

1870年，艺术赞助商马蒙托夫买下庄园后，经常邀请列宾、苏里科夫、瓦斯涅佐夫、波列诺夫、谢罗夫等艺术家相聚于此。在这里，瓦斯涅佐夫画下了《三勇士》《阿廖什什卡》，谢罗夫则以马蒙托夫的女儿为原型创作了《少女和桃子》。漫步园中，令人不禁感叹：静谧秀美的自然风光与浓烈醇厚的人文环境如此相宜相称，纵使百余年后仍不失往日风采。

谢尔盖耶夫镇是俄罗斯套娃的主产

地，素有“俄罗斯玩具之都”美誉。小镇生产玩具的历史可追溯到16世纪，专门设有玩具制造研究所。相传，19世纪90年代，第一件俄罗斯套娃便诞生在这里。俄罗斯套娃由多个相同或类似图案的空心木娃娃嵌套组成，最常见图案是头戴红头巾、身穿花衣服、脸蛋粉扑扑的小姑娘。

套娃为小镇增添了别具一格的童真童趣。商店橱窗里摆满各式套娃，吸引着路人的目光。小镇上有一座创办于1918年的玩具博物馆，馆藏玩具数量超过3万件，其中便有最早生产的套娃。这里既展示俄罗斯的民间艺术品，也收藏世界各地的玩具珍品。行走其中，埋藏深处的童心不禁泛起阵阵涟漪。

俄罗斯历史学家克柳切夫斯基说：“如果丧失对历史的记忆，我们的心灵就会在黑暗中迷失。”精神的滋养、文化的积淀，在谢尔盖耶夫镇这座百年古镇镌刻下不灭的记忆。

扎根于深厚的历史文化土壤，今天的小镇还发展出机械制造、电气工程、金属加工等多种产业。这座融合了古典文明和现代气质的宁静小镇，正满载着当地居民对未来的期待，焕发新的生命力。

